

明季北畧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明季北畧卷之六

崇禎三年庚午

誌異

錫山計六奇

用贊編輯

輯

策



正月辛巳朔京師大風。霾晝晦。三月威鼎自鳴。熒

惑入井分退而復留。又入鬼宿。五月二十二日辛

丑海豐縣有石圍數丈高丈餘。忽移五十餘步。

晝晦異矣。元旦晝晦。尤異之甚。殆天地否塞之會

乎。故首書之。

明季北畧卷之六

陝盜王子順苗美

正月陝西邊盜王子順苗美連逃。兵衆至四千。掠綏

德南圍韓城。總督楊鶴巡撫劉廣生擊敗之。賊遁。復

犯清澗。官兵追逐。賊走西川。先是萬曆時朝廷念西

軍勞苦。預給三月糧。以爲常。至是秦旱粟騰貴。軍餉

告匱。往往譁潰。亡命山谷。遂倡創。民爲亂。時東事益

急。廷議核兵餉。各邊鎮成釐汰。至數十萬。乘亂兵多

譟而下

秦寇入山西

三月秦寇入山西犯襄陵吉州太平曲沃。四月陷蒲縣山西自河曲保興至蒲津于五百里賊自號曰橫天一字王。

賊陷河曲

十一月山西總兵王國樑追賊于河曲發西洋袍砲炸兵自亂賊乘之遂陷河曲。

賊陷黃甫川秦寇

五月賊破金瑣關殺都司王廉。壬子王嘉允陷黃甫川清水二營次日陷府谷縣復圍孤山堡榆林道。

明季北畧卷之六

二

日貽清遣兵敗之遁入府谷縣延綏巡撫洪承疇等圍之斬獲甚衆。及九月三日己卯王嘉允勾西人入掠洪承疇杜文煥從孤山進擊大破之賊伴乞降仍奪路走。

白貽清。號惠風常州人。洪承疇字亨九閩人。

楊鶴誤撫

都司艾穆蹙賊于延川清澗賊始求撫三邊總督楊鶴及陝撫劉廣生各遣材官持牌四出招賊。賊魁黃虎小紅娘一丈青龍江水掠地虎郝小泉等俱給牌。

免死安置延綏河西然賊降叛不常其衆僅不焚殺而姪掠如故罹毒益甚百姓吞聲有司承撫臣意莫敢告而寇患成矣

楊鶴號無山湖廣武陵人

劉懋言秦寇

六月給事劉懋上言秦之流賊卽延慶之兵丁土賊也邊賊倚土寇爲鄉導土寇倚邊賊爲羽翼始數不多至近年荒旱頻仍愚民影附賊勢始大當事以不練之兵剿之不克又議撫之其剿也所斬獲皆飢民而真賊飽颺以去其撫也非不稱降聚衆無食仍出劫掠名降而實非降也

劇賊神一元

十二月己巳朔劇賊神一元等破新安縣初九日丁丑破甯塞縣據其城十三辛巳引西人四千騎入寇陷樹澗及保安諸城至明年正月副總兵張應昌擊敗之一元死弟一魁領其衆

徐孝婦剖肝進姑

孝婦湖廣漢陽人幼字村民汪卷卷固貧窶爲人傭

母到。嗇矣。婦歸。卷畫。耕暮。織其事。姑雞豚蔬菜。未嘗
匱乏。崇禎己巳庚午間。大饑。疫婦與卷乞食。食無從
乞。鬻身。身無從鬻。鄧且病垂斃。偶思猪肝。婦匍匐在
市。跪求屠者。屠不與。曰。旣無錢。勿望肝也。婦不得已
泣歸。念猪肝不可得人。肝猪肝。味或同。萬一人。肝可
醫我姑。姑生而我死。死何惜。遂夜半自引刀。割其脅
凡三割。肝不出。將更舉刀。忽見白衣嫗。謂汝不得用
刀法。刀宜橫。不宜直。婦從之。奏刀砉然。肝果出。乃爲
湯以進姑。姑頓愈。當爲湯時。婦全不覺踰時。創甚。婦

明季北畧

卷之六

四

昏曉復見白衣嫗者。謂汝無慮。我起汝。婦果霍然。越
數年。姑壽終。婦砌上結草廬。姑墓一羹。一茗。必躬捧
奠。墓前墓在山僻處。風雨晦冥。烟霧四塞。山鬼號呼。
蛇豕橫突。婦無懼意。自擔薪汲水。爲常。或助以衣食。
者謝不受。曰。勞苦凍餓。不過死耳。我自割肝時。死矣。
爲姑活。今死墓早晚。不論也。漢陽令楊四知稔其事。
奏記上臺。爲請旌于朝。

余讀彤史遺編。見割耳斷臂。詎婦人無俠氣。然瑤
池冰雪。或甘心伉儷。而未必矢志萱庭。號江負屍。

詎女子無孝行。然抱石懷沙。或結念毛裏。而未必篤情。姑嫜。刲股視髮。詎兒婦忘高堂。然毀容傷體。或抱痛肢節。而未必盡關生死。獨婦一念篤。至九死不回。冒白刃而加雪。比剖心以同體。洵奇孝。亦至孝也。可以得矣。

明季北粵

卷之六

五

至孝也。可以得矣。
詎女子無孝行。然抱石懷沙。或結念毛裏。而未必篤情。姑嫜。刲股視髮。詎兒婦忘高堂。然毀容傷體。或抱痛肢節。而未必盡關生死。獨婦一念篤。至九死不回。冒白刃而加雪。比剖心以同體。洵奇孝。亦至孝也。可以得矣。

明季北畧卷之七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崇禎四年辛未

黃道周疏

黃道周。號石齋。福建鎮海人。天啟壬戌進士。授庶吉士。歷侍讀學士。有遵旨明切具奏疏。其畧曰。臣觀邇年以來。諸臣所日營心計。無一實爲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自庚午春月以來。盛談邊疆。實非爲陛下之邊疆。不過爲逆黨而翻邊疆。使諸

明季北畧

卷之七

芟鋤逆黨者。無端而陷邊疆之內。至于邊疆之要塞。利害進退取舍。實無一言及之者。辛未春月而後。盛言科場。實非爲陛下之科場。不過爲仇隙而翻科場。使諸素無仇隙者。無端而陷科場之內。至于科場之源流清濁。屈折難易。實無一言及之。

又云。臣觀萬曆末年。林下諸臣。如鄒元標。趙南星等。二十餘人。廢棄廿年。釀成門戶之禍。今又無故取諸縉紳。稍有意識者。舉網投阱。而緩急何所得。半土之資。凡絕餌而去者。必非鱖魚。懸棧而來者。必非駿馬。

以利祿參士。則所參者必市利之臣。以筆墨驅人。則就驅者必驚駭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術。陛下備知之矣。知其爲小人。而又以小人驕之。則小人之陷益張。知其爲君子。而又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下總此人材。不在廊廟。必在林藪。臣所嘗知識者。有和州馬如蛟。公安毛羽捷。聞喜任贊化。皆侗儻有氣骨。則皆蒙譴去矣。所習聞者。青澗惠世揚。吉水李邦華。百鍊餘鋼。名滿天下。臣又未嘗領其手采。鄆陵梁廷棟。膽決機警。筆力方新。自當需爲異日之用。其

明季北畧

卷之七

二

在仕籍者。有新建徐良彥。爲南大理卿。豫章曾櫻。爲福建叅政。金華朱大典。爲天津兵備。紹興陸夢龍。爲藩司。起復武進鄒嘉生。爲陝西叅藩。皆卓犖駿偉。使當一面。必有可觀。陛下必欲振作人材。當敦尚風節。表章仁義。勿使猥瑣小人。挫辱文章。廉隅之士。昔太祖品隲人材。以執古而不知變者爲最下。蓋指諸庸碌學究而言。非謂崇尚聖賢規模先正之士也。

鄒元標。號南阜。江西吉水人。萬曆丁丑進士。疏張居正奪情上怒。杖一百。謫貴州衛。已而擢給事中。

許時去天啟改元起刑部侍郎陞都御史與馮從
吾建首善書院科臣朱童蒙等疏之元標乞休去
魏璫矯制削職居無何卒崇禎初贈太子太保諡
忠介。趙南星字夢白號儔鶴直隸商邑人萬曆
甲戌進士張居正沒起歷文選考功癸巳至大計
時靜坐篝燈精心參酌有蟲巢于耳繭成而不自
覺光宗立累遷司空晉冢宰與魏廣徵崔呈秀不
合乃歸已而行撫按鞫訊坐賂一萬五千謫戍代
州年餘思廟立賜赦撫臣牟志夔留滯踰三月卒

明季北畧

卷之七

三

戊所戊辰贈太子太保諡忠毅任贊化字參之
聞喜人天啟壬戌進士戊辰選貴州御史疏劾溫
體仁居鄉居官種種不法廷辯侃侃工怒謫河南
布政司昭磨累遷陝西參政歸卒于家

十一月時黃道周以救錢龍錫謫外中允倪元璐上
言黃道周既以蹇諤承貶劉宗周又以骯髒投間天
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誰爲陛下奮其忠貞者
上不聽

吳執御論周延儒

八月御史吳執御論周延儒攬權壅蔽私其鄉人塘報章奏一字涉邊疆盜賊輒借軍機密封下部明晨延臣摘發短長他日敗可以獲聞功可以罪案也皇上見延儒摘發細事近于明敏抑知特借此以行其私耳土切責之執御疏凡三上俱留中

張彝憲總理錢糧

九月命太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初上既罷諸內臣外事悉委督撫然上英察輒以法隨之多不稱任使二年大清兵南下京師戒嚴乃復以內臣明季七畧卷之七
視行營自是御憲四出動以上官威倨加于庶司羣相壅蔽矣

吳姓賑撫

正月己亥命御史吳姓資金賑陝西飢荒招撫流賊諭曰陝西屢報飢荒小民失業甚者迫而從賊自罹鋒刃誰非赤子顛連若斯今特發十萬金命御史前去酌被災處次第賑給仍曉諭愚民卽或暫入賊黨若肯歸正卽爲良民嘉與維新一體收恤四月吳姓西行至延長寇聚城下諭以禍福分賑之賊各解散

游賊間之皆回受賑撫賊七千有奇

楊鶴受降

二月賊圍慶陽。總督楊鶴在邠乾。不卽援。及三月張應昌等始援之。賊圍解。初九日癸未。賊帥孫繼業等來降。鶴受之。四月十六日己未。賊帥一魁降于鶴。鶴責數其罪。俱伏謝。一魁有戰騎五千。鶴侈其事。土言乞賜一二萬金賑濟。又上巡撫練綱事。北征商雒賊。亦求撫于國事。從之。二月廿七日壬子。賊滿天星降于鶴。鶴選其驍勇置營中。散其黨萬二千人。卽命其

明季北畧

卷之七

五

魁分勒回籍。未數月皆畔去。二十九壬寅。賊自合水保安逃出。攻中郅。降丁內應。城降。七月賊首上天龍馬老虎獨行狼復掠鄜州。鶴與王承恩等擊破之。上天龍以二千人降。給事中孟國祥曹履泰各奏撫賊欺飾之弊。是月癸未逮鶴。下刑部獄。論戍。以主撫被欺也。初土以鶴力主撫議。縱賊殃民。實爲首禍。必欲誅之。緣欲用其子嗣昌。故貫其死。八月神一魁復叛。據甯塞。官兵攻圍之。其黨黃友才斬一魁以獻。未幾友才復叛而遁。

賊分三十六營

先是三年正月。賊帥王嘉允陷府谷縣。四年正月十六日。庚寅。又掠華園溝。副總兵曹文詔擊却之。及六月朔癸卯。文詔擊斬嘉允于陽城。其黨復推王自用爲首。號曰紫金梁。其黨自相名。有老回回。八金剛。闖王。闖將。八大王。掃地王。闖塌天。破甲錐。那紅娘。亂世王。混天王。顯道神。鄉里人。滿地草。等分爲三十六營。

洪承疇巡撫延綏

洪承疇字亨九。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萬曆丙辰進

明季北畧

卷之七

六

士年二十三。督學浙江。擢陝西參政。庚午。巡撫延綏。辛未。四月二十四日。丁卯。承疇令守備賀人龍。勞降者。酒降者。入謝。伏兵斬三百二十人。

降賊不沾泥。擁衆脅賞。復攻米脂。總兵王承恩侯。俱極率兵至葭州。承疇與副總張應昌亦至。連戰始遁。追至西川。斬三百餘級。賊溺死無算。不沾泥懼。率百騎逃。閩山嶺。都司馬科等追之。盡殲其騎。不沾泥乃降。殺賊目雙翅虎。縛渠金龍以自贖。

七月十五日。丁亥。曹文詔合督撫四鎮之兵。擊賊。連

敗之。賊奔東北。延安處安。千里內暫安。

山西寶莊

七月二十二日甲午。賊趙四見率六千餘人東渡山。西入沁水縣。縣東北有寶莊。係故忠烈銓里居。先是銓父尙書五典。謂海內將亂。築墻爲堡甚堅。至是賊犯寶莊。五典銓已死。銓子道濬道澤俱官京師。惟銓妻霍氏守舍。衆議棄堡避去。霍氏語其少子道陰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免。等死耳。死。于家不猶愈。死于野乎。且我堅守。賊必不得志。乃躬率明季北畧卷之七

七

僮僕爲守禦。賊至環攻之。堡中矢石並發。賊傷甚衆。越四日乃退。其避山谷者多。遇賊姪殺。惟張氏宗族得全。冀北兵備王肇生表其堡曰夫人城。

洪承疇擒趙四兒

八月初二日癸卯。總兵賀虎臣擊斬賊首劉六等。西路漸平。壬辰命洪承疇總督陝西三邊。張福臻巡撫延綏。承疇擊賊趙四兒擒之。趙四兒一名點燈子。起青澗。綏德。奔突延西。間往來秦晉。沿河郡縣多苦之。至是伏誅。平陽稍安。其黨黑煞神起。又有過天星。

蝎子塊等。擄中部官軍攻圍。兩月不下。十月曹文詔及張福臻兵俱至克之。

吳桂奏官賊之奇

先是陝西巡撫李應期言。秦賊旋撫旋叛。上命吳桂確查。至是桂報聞曰。延慶地亘數千里。土瘠民窮。連歲旱荒。盜賊蜂起。脇從甚衆。幾于無民。近安軍南剿。賊望風潛逃。相繼招安。滿天星降于榆林。餘賊遂徙而北。降者雖散。回原籍仍復劫掠。于是有官賊之譌。而人人致恨于招撫之失事。點燈子衆五六千。在青

明季北畧

卷之七

八

澗旋撫旋叛。慶陽施臨庵劉六等亦嘗受撫。今攻陷中部者皆其衆也。又降賊獨頭虎。見大兵之來。已出韓城潼關道。臣胡其後猶追送贖錢九十萬。賊復橫索。一一給之。惟謹。要挾重貲之說。有自來矣。爲今之計。集兵合剿。殲其渠。而餘衆自破。明賞罰而士氣自鼓。秦事猶可爲也。

上書擒趙四。見劉六。而此奏其覆叛者。蓋疏出而賊擒也。

趙大充斬婦人首

賊獨頭虎。五部恣掠。副總兵趙大允在韓城。去賊營二十里。不敢出戰。士人強之出報斬五千級。驗之則率婦人首也。給事魏呈濶劾大允落職。

譚雄陷安塞

十月陝西賊陷宜川。十一月初七日。丙子。陝賊譚雄陷安塞。襲掠一空。仍乞撫。閏十二月。王承恩斬之。

混天猴陷甘泉

初六月二十三日。辛酉。鄜州賊混天猴等謀襲靖邊。張應昌敗之。二十五癸亥。混天猴獨行狼等自甘泉

明季北畧

卷之七

九

犯合水。承疇率兵擊大敗之。混天猴等乞降。至十一月。混天猴勾盜陷甘泉。劫餉銀十萬八千兩。而殺鄜縣郭永圖。河西兵備張允登戰死。十二月。陷宜君。又陷葭州。兵備僉事郭景嵩死之。二十六日甲午。寧遠總兵孫顯與賊六戰俱捷。

張獻忠起

獻忠。榆林人。幼有奇力。兩眉竦豎而長。面有微麻。徧體生毛。天性好殺。不耐久靜。初從塾師。與同舍生。誣一。牽撲殺之。家貲數千金。一時俱盡。父大怒逐之。飄

泊異鄉。或異其貌。問之。知文而勇。敢以爲子。與之延師。復與同學者爭。更毆死兩生。逸去。聞老回回馬守應等起兵。遂往投軍。守應一見奇之。初爲小卒。號爲黃虎。已而屢立戰功。有黨五百人。陝撫猶輕之。曰。此小賤耳。不足煩大兵。俄聚徒千人。後遂有衆。由是積不可制矣。十三寨賊目。以強暴屢奪質物。與之相軋。獻忠亦不欲受制于人。卽分兵立營。自爲一軍。號西營。八大王屢破郡邑。及崇禎四年十月。率衆二千人。就撫于總督洪承疇。至次年三月。復叛去。

明季北畧

卷之七

十

大清兵入塞

六月。大清兵大舉圍大凌河城。巡撫丘禾嘉過于長山。敗績。

誌異

三月初八日壬午。大風霾。五月。大同宣垣等縣雨雹。大如卧牛。如石。且徑丈。小如拳。斃人畜甚衆。六月初八日庚戌。臨縣縣雷風。忽風霾傾樓。拔木。磚瓦磁器。翔空落地。無恙。鐵者皆碎。山東徐州大水。霾風而雨土也。晦者如物塵晦之色也。雹雨水也。

盛陽雨水溫。陰氣脇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風
霾雨雹。總是陰晦慘塞之象。而雹大且徑丈。尤史
書不經見者。至于礮瓦無恙。鐵者皆碎。則又屈子
所云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之謂也。天蓋明示以玉
碎瓦全之意乎。是時賤者得志。貴者淪亡。光于此
矣。予每于卷末以誌異附之者。知天變人飭亦會
當劫運耳。

張真人請雪

是歲六月。真人在京師。上欲試其術。使之請雪。真人

明季北畧

卷之七

七

遂于初七日登壇祈請。令諸法官作事。及十二日雪

果下。凡求五日也。

庚戌九月十九日江
西法師董言元述

明季北畧卷之八

崇禎五年壬申

元旦異雪

元旦雪積旬厚至四五尺。飛簷選閣有巨人面形鬚眉畢具。及人馬交馳跡。識者占兵戈之象馬。出邑錄

賊流秦晉

正月朔己亥。大風霾。延綏賊偽米商入宜君縣。陷之。復陷保安。合水流入山西者。陷蒲州。永甯。大掠四出。明季北畧卷之八

卷之八

山西巡按羅世錦歸咎于秦。謂以鄰爲壑。給事中裴君錫。晉人也。上言請責成秦之撫鎮。驅之回秦。而後再議剿撫。當事無識如此。

昔米元章爲合邑有蝗。百姓驅之出境。隣令怒其害已。元章移牒戲曰。敝邑旣能驅去。貴縣何不驅來。讀之噴飯。世錦之愚。與鄰令何異。王新建旣擒甯王。苗武宗始至。羣小倖功。欲縱之復戰。是以兵爲戲矣。君錫之見亦猶是也。謀國如此。賊安得不恣乎。

洪曹破賊

正月洪承疇曹文詔擊敗賊于埋安堡郝臨菴可天飛爲官軍所敗。獨行狼逃入其伍。耕牧鐵角城。爲持久計。承疇文詔擊破之。斬可天飛。其二賊亦生得就誅。文詔忠勇善戰。承疇與下同甘苦。得士卒心。轉戰四載。斬級三萬。西人稍稍休息。然亦憊甚矣。

西澳之捷

正月甯塞逸賊合環慶諸寇屯鎮原之蒲河。欲犯平原。走鳳翔漢中。陝撫練國事總兵董志義遣兵各守

明季北畧

卷之八

二

要害。賊遂不敢出。旣而洪承疇從鄜州間道至曹文詔以臨洮兵至。賀虎臣兵亦至。會于西澳。各夾擊賊。大小十餘戰。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傷墜無筭。而甯塞之寇息矣。惟渾天猴等尙據襄樂。練國事遂移鎮甯州。時以西澳之捷爲用兵來第一。

馬鳴世論三秦

正月陝西原任通政使馬鳴世上言。三秦爲海內上游。延安慶陽爲關中。屏籬榆林。又爲延慶屏籬。無榆林必無延慶。無延慶必無關中矣。乃自盜發以來。破

城屠野四載于茲。良以盜衆我寡。盜飽我飢。內鮮及時之餉。外乏應手之援。揆厥所由。緣廟堂之上。以延慶視延慶。未嘗以全秦視延慶。以秦視秦。未嘗以天下安危視秦。而且誤視此流賊爲飢民。至今勢焰燎原。莫可撲滅。若非亟增大兵措大餉。爲一勞永逸之計。恐官軍驚于東。賊馳于西。師老財匱。揭竿莫禦。天下事尙忍言哉。

後十年自成定三秦。蹂燕趙。而天下隨之。馬生之言。若操左券。

季北畧

卷之八

三

馬鳴世號岫旭。武功人。萬曆丙辰進士。除洪洞知縣。清廉慈惠。士民尸祝之。以治行高等。徵拜御史。和啟甲子。巡按山東。再視京營。以忤璫削職。歸。崇禎戊辰。起原官。疏論冢臣王永光爲逆璫餘孽。薦用高捷。史塗兩邪臣。夫塗。是爲霍維華等逆黨。云云。尋陞順天府丞。遷通政。壬申陞操江副都御史。乙亥陞右都御史。歸里居久之卒。

高迎祥諸賊

二月甯塞通賊復熾。二十二日庚寅。賊夜入鄆州兵

備命事。郭應璽死之。三月二十有五日壬戌。陝賊陷葦亭。知縣徐兆麒任纔七日。逮至竟坐棄市。上頗心惻。溫體仁不爲救人。皆寃之。四月。湖廣流寇自興。國入江西。孫和吉安等處。張獻忠復隨賊首高迎祥。王自用等寇山西。諸郡縣。七月。山西賊陷大同。八月。曹文詔擊賊甘泉。敗之。九月。山西賊破臨縣。賊魁豹五等據其城。又陷修武。殺知縣劉鳳翔。焚掠武涉。暉縣。遂圍懷慶。上以藩封重地。切責河南巡撫樊尙燝。殺賊自贖。十月。詔副總兵左良玉將兵

明季北畧

卷之八

四

二千五百人援懷慶

高宏圖削籍

三月。工部右侍郎高宏圖上言。臣部有公署。中則尙書旁列侍郎。禮也。內臣張彝憲奉總理兩部之命。儼臨其上。不亦辱朝廷而褻國體乎。臣之爲侍郎也。貳尙書。非貳內臣也。國家大體。不容不慎。故僅以川堂相賓主。而公座毋甯己之。雖大拂彝憲意。臣不顧也。且總理公署。奉命別建。則在臣部者。宜還之臣部。豈不名正言順。而內外平。早以重典餉事重。應到部驗

核不聽宏圖遂引疾求去疏七上竟不用

七月以司禮監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

周鑑論用內臣

十二月南禮主事周鑑上言內臣用易而去難此從來之通患然不能遽去猶冀有以裁抑之今張彝竄用而高宏圖之骨鯁不可容矣金鉉之撫廬雖幸免罪以他事中之矣玉坤用而魏呈濶以救胡良機處矣趙良曦以直糾扶同處矣鄧希詔用而曹文衡以五結投間矣王宏祖以禮數苛斥矣若夫孫肇興之

明季北畧

卷之八

五

激直李曰輔能開元之慨慷無不罷斥尤可歎者每讀邸報半屬內侍之溫綸從此以後草菅臣子穢褻天言祗徇中貴之心將不知所極矣上怒其切直削籍禮部員外郎袁維咸疏救之不聽以司禮監右少監劉芳譽提督九門

皇子生

四月庚辰皇三子慈烱生九年八月皇五子慈

生十二年三月皇子慈煥生十三年八月辛亥皇

七子慈炤生十五年三月封承王

孔有德陷登州

初崇禎四年六月乙酉孔有德攻青州。庚寅攻登州。五年正月初二日庚子張可大令副總兵張壽等與有德戰。壽兵忽戴紅巾反兵擊諸軍。可大兵殲馬游擊陣。良諷等死之。初三日辛丑登州城陷。十三日辛亥有德破黃縣。十七日乙卯以徐從治巡撫山東。謝璉巡撫登萊。四月十七日癸未有德攻巢城。徐從治砲傷卒。六月癸卯有德殺萊州知府朱萬年。九月十四日乙酉有德復入登州城。官軍圍之。十一月有德出戰。敗走。十二月初三日丙寅有德航海至黃縣。及明年四月自蓋州歸于大清。

賊首名號

是歲登萊兵變。因調關甯兵馬步二萬討平之。朝議欲乘戰勝。精甲渡河。進剿兵部尚書張鳳翼家本山西。慮其驅賊入晉也。阻之。盡放遼兵出關。賊遂得渡河。而南。因入楚。入安廬。賊首之有名號者。在秦則稱柴金梁。王和尚。滿天星。蝎子。鬼老。回回。一字王。回小山。邢管隊。領兵王。整齊王。闖塌王。劉姓。過天星。

張五南營八大王八爪龍。余姓西營八大王。張獻忠

二隊八大王。不沾泥混世王曹操亂世王八隊闖將。

張姓張飛九條龍五條龍賀雙全高總管等二十四

家晉豫則稱英王王鎮虎宋温趙合軍曹操過天星

吳許邦光混天星荆聯子過江王混世王大膽王征

西王福壽王齊天王密靈王閻和尚老回回上天龍

出獵雁黑心虎撲山虎新一字王西營八大王南營

八大王北營八大王混天王紫金梁上天王領兵王

閻王老那四隊六隊八隊闖場天順義王等三十二

明季北畧 卷之八 七

營各擁眾數萬少者萬計蹂躪直省無虛日時李自

成方依闖王高氏與劉良佐自結一隊號闖王名不

大著。鳳皇山張新一字王西營八大王南營

西王百官進馬大王密靈王閻和尚老回回上天龍

十二月令百官進馬三品以上各貢一疋餘各進俱

絕于御馬監實資金買之本監也否則雖駿驥亦却

之。

相誌異

四月三十日丁酉夜江甯地震。九月西安縣雨穀

其粒長于常稻差黝黑 十二月二十五日黎明無
錫白霧蔽空飛雪如霰着樹木悉成花朵及瓔珞刀
劍之狀。

明季北畧

卷之八

八



其... 于常... 十二月二十五日黎明無

明季北畧卷之九

錫山計六奇用寶編輯

崇禎六年癸酉

周延儒罷相

先是元年三月周延儒爲禮部右侍郎。二年十二
入閣辦事。至是正月爲宣府閱視太監王坤所劾。
上疏乞罷。不允。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言。王坤內臣。
不宜侵輔臣。上詔郡臣于平臺謂志道曰。遣用內臣。
原非得已。朕言甚明。何議論之多也。昨王坤之疏。朕
明季北畧卷之九

已責其誣妄。乃廷臣舉劾莫不牽引內臣。豈處分各
官皆爲內臣耶。志道奏曰。王坤直劾輔臣。舉朝皇皇。
爲紀綱法度之憂。臣爲法度惜。非爲諸臣地也。上曰。
廷臣於國家大計。不之言。惟因內臣在。鎮不利。奸
乃借王坤疏。要挾朝廷。誠巧佞也。因詰志道者。再延
儒曰。志道非專論內臣。實責臣等溺職。上色稍霽。曰。
職掌不修。沽名立論。何堪憲紀。立命志道。退延儒。遂
放歸。

二月諭吏部舉潛脩之士。科道不必專出考選館員。須先歷知推垂爲法。

先是館員多選庶吉士。至是以時方多故。欲知郡邑利弊。而重知推。亦時事之一變也。

內官監紀

五月諭兵部。流寇蔓延各路。兵將功罪應有監紀。時命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爲內中軍。會各撫道分入。曹文詔。左良玉諸營。紀功過。催糧餉。仍發內帑四萬金。素紅。鱗段四百匹。紅素千匹。軍前給

明季北畧 卷之九

賞

用內官爲監紀。卽唐之魚朝恩。觀軍容使也。其失甚矣。嗚乎。朝廷雖乏人。奈何使刑餘之人。與知軍國重事哉。

山西賊

三月十五日丙午。山西兵擊賊于陽城北。時張道濬得罪家居。設伏于三纏。回賊至。伏起。生擒滿天星。巡撫許開臣獻俘闕下。奏道濬功第一。四月五日丙寅。賊陷平願。二十四日乙酉。曹文詔敗賊于陽城。五月

二十九日庚申文詔襲賊于偏店賊盡南奔諸將會
兵逐之奪馬騾數千賊自邯鄲南走六月賊陷河順
七月六日丙申陷樂平十一日辛丑陷永和旋陷沁
水十月賊至甯晉尋據五臺山其中薪儲皆具險阻
足守官兵不敢擊

河南諸賊

賊在河南沿山州縣無處不到正月十五日丁未左
良玉敗賊于涉縣之西斬其渠賊望其旗幟皆糜然
賊勢尙熾謀犯河南副將芮琦戰死武安二月賊騷
明季北星卷之九

三

林縣山中仇民相望而起良玉敗績于武安兵七千
先後矣亡殆盡中軍曹鳴鶚陷沒趙塞河南賊益熾
長驅保定兵備虛象鼻禦邾之三月詔總兵鄧玘將
川兵二千益以土司馬鳳儀兵馳赴河南未幾鳳儀
敗歿賊入清化游擊越效忠登屋擊賊墮地死游擊
陶希謙在武安出禦賊會日暮移營賊乘之落塹死
左良玉馳救清化賊方去後馳武安勝之于三井獲
賊首小秦王曹文詔自晉來援涉勝于毛嶺四月河
西賊自輝縣入清化鎮所在守將敗及部臣以河南

不塞太行之險。揖盜使入。撫臣不得無罪。五月。河北賊陷涉縣。賊盡至磁州。衆十餘萬。長可五六十里。兵鄧坦與良王會兵彭城尾。至林縣之清池柳泉。擊敗之。殲其尖騎九天聖等八十一人。其分股犯衛輝者。悉撫元。嘿自乘城以却之。六月。川兵潰于林縣。潞王告急。辛酉。左良王破賊于懷慶。賊盡奔太行山。叅將湯九州領昌平兵至豫。時賊爲鄧左周爾敬三家兵所追。方從林走輝。九州自涉來林。闖賊之中堅。勝于馬鞍山。斬賊首混天王。賊從林奔懷濟。鄧左追擊大敗之。賊奔潰沿河。從温孟至武涉。遂入山。復回林縣。時湯九州駐兵水冶。居安林磁武四邑之要路。七月。賊屯彰德。復以閻思印同總兵張應昌合剿。分陽知縣費甲鏢。以供應。逼追投井死。八月。有陽邑鎮科泉清涼山。九龍山。王凱塞原康村。湖南七捷。斬獲賊目混天猴等。湯九州功居多。左良王有河村柿黃山。入特三捷。俘斬新立一字王。殺盡王等。周爾敬有都里馬鞍山二捷。是月。京營副將王樸。以禁旅六千至彰德。九月。有原康層底涉縣三捷。斬獲飛天聖等兵。

勢大振。賊棄妻子走北。奔五臺山。旣而復回京營。尾于後。湯左扼于前。京營勝之于亢。侯石坡牛尾。湯兵勝之于青店沙岡。賊勢窮迫。十一月賀麟全新虎等。因京營乞降。然焚掠如故。湯九州在林縣連戰三日。勝于兩垓口。再勝于安陽夏村。又勝于旁坐寨清涼山。其擒斬四百餘級。左良玉又勝之。斬二百級。晉兵曹變蛟亦勝之于涉縣。守備許志忠孔道興等併力進剿。賊前隊已連夜走濟源垣曲。遂以二十四日乘冰渡河而南。二十六日破灑池。十二月朔已未。破伊陽。初二庚申。又破盧氏。賊渡河後。殺掠更慘。初止左帥一軍尾後。雖有盧氏銀洞溝。刀環川柳泉之捷。而賊衆四掠。維陽新安陝州靈寶閿鄉盧氏永甯汝州魯山葉縣舞陽遂平。確山信陽南陽裕州泌陽桐柏。浙川新野內鄉等州縣。賊無不至。十二月十九日。賊至鄆城。勢逼開歸。會日暮雨雪。巡撫元嘿起湯九州于床。日事急矣。宜乘夜襲之。卽晚勝之于吳城鎮。追殺六十里。殺賊盈野。斬四百餘級。明日又追及于橫山鎮。斬六百餘級。皆殺賊強壯。二十日左帥有保安

之捷。有趙左之捷。又有平上關黑山之捷。至七年甲戌正月朔一日。巡按劉令譽督京營有牛蹄涔之捷。出其不意。斬級踰千。得此三路大捷。賊始狼狽走楚。河南乃寧。蓋賊最畏曹文詔。其標將曹變蛟更驍勇。時爲之謠曰。軍中有一曹。流賊聞之心膽掙。次左良玉湯九州。若京營兵。破甚輕之。是年三月。蜀賊寇百丈關。官軍敗沒。九月己亥。張應昌敗賊于平山。獲賊首張有義。卽一盞燈也。

賊犯湖廣

明季北畧

卷之九

六

十二月二十二日庚申。賊假進香客犯鄖西。二十五日癸巳。陷上津。

鄧祖禹罵賊

鄧祖禹。字又元。湖廣蘄水人。習騎射。中萬厯己未。武進士。選瀋陽守備。未幾。大清兵至。祖禹入陣多格殺。中矢墜地將死。夜半乃甦。呼城入。負矢如蝟。創甚。遂告歸。尋起宣府守備。崇禎初。京城困。申甫全軍皆沒。祖禹提兵過于蘆溝橋。殊死戰。勢稍卻。晉涿州副總兵。流賊亂。移鎮黃德。尋守孝感。忽報應城破。巡撫

檄往援。所携止七百人。比至寂然。甫入城。相度賊四面掩至。圍數重。祖禹破圍退。保西門外。顧左右曰。吾受國厚恩。誼當血戰以報。皇上突圍得出。幸也。不則以死繼之。復何言。圍堅不得出。遂被執。賊素敬祖禹。解其縛。治酒安上坐。且羅拜曰。須公爲我作一主盟。祖禹曰。朝廷福大。諸賊何敢如此。賊請之至再。祖禹罵益厲曰。若此須換卻心肝。張獻忠怒曰。換卻汝心肝亦不難也。遂呼衆曳出。縛大樹上。剖心爲肝。殺之。

附記

明季北畧

卷之九

七

高迎祥距楚九十里。安營。楚都督鄧祖禹率總戎張全昌。副將楊世恩。先鋒鄧天河。叅將李文雲。游擊朱世盛。坐營。王可貞。把總鄭新忝。千戶金得功。百戶馮迎勝。哨可畢烈英等。以五千人進追殺二十里。迎祥將遁。馬守應曰。再戰不勝。走未晚也。遂率衆與鄧天河戰。守應被鞭走。天河傳令發七砲。擊傷甚衆。驅兵追逐迎祥。大懼。羅汝才舉力砍天河。天河挺鎗迎戰。汝才佯走。天河逐之。汝才密取箭射中眉心。天河墜馬。被賊斬首去。祖禹歎曰。吾子勇冠三軍。今乃爲國

傾生惜哉。復督張全昌進兵。止千人與賊將過天曉。遇卽敗。更遣楊世恩統兵禦之。不戰而走。爲滿天星。追獲而降。祖禹怒親率衆出。忽風雪大作。士卒寒慄。火藥盡濕。祖禹仰首歎曰。天何困英雄若此。遂冒雪突前。混世王被鐵簡擊回。劉國能劒傷左足。而敗。整世王復擊背走。迎祥大駭。悉衆出戰。遂謂祖禹曰。倘將軍不鄙。願求爲帥。幸尊裁之。祖禹大怒曰。逆天叛賊。敢胡論耶。吾忠心報國。特來剿汝。于是朱世盛。李文雲。七將出戰。賊營混天王。掃地王等九人圍之。擄明季北畧

卷之九

八

戰良久。賊衆突進。入將被擒。迎祥親釋祖禹。縛羅拜。曰。誤犯尊顏。望乞恕罪。願將軍爲總主。萬勿過辭。祖禹罵曰。吾赤心報國。忠臣豈負聖主。投賊乎。迎祥再三諭之。祖禹罵不絕口。迎祥大怒。叱左右縛之。且曰。取地心來看。果赤否。祖禹出歎曰。妻子已矣。所恨老母不自見耳。然自古忠臣爲國忘求。莫不如此。予亦何憾。須天剖心。獻上迎祥。見不亦歎曰。眞忠臣也。命遠之。餘七將俱被殺。上衆悉降。收總兵汪見國。擒德安府應城縣令張紹登。紹登子指賊大罵。賊怒。磔之。

一時義焉。既殺紹登。縱兵肆掠。

前出正錄謂獻忠而剖心則一。况張高俱賊魁也。

陳奇瑜威著關陝

八月二十八日丁亥。陝西敗攻隆德。殺知縣曹彥芳。分守固原參政陸夢龍戰于綏德城下死之。十二月二十七日丙戌。賊陷鎮安。時秦賊既盡入晉流突。幾輔河南至數十萬。而延綏賊首鑽天哨開山斧。猶據承甯關前。阻山險。下臨黃河。負固數年不下。延綏巡撫陳奇瑜謀取之。乃陽傳總制檄發兵。簡衆七千人。抵延州。因潛師疾走入山。賊不虞大兵。至倉皇潰。逸焚其巢。縱擊斬首千六百級。二賊死。分兵擊賊首一座。城斬之。延水賊悉平。奇瑜威名著關陝。

詩異

正月朔癸巳。大風霾。日生兩珥。二月癸亥朔。建昌

軍家生豕。一首三身。八蹄二尾。六月河南大旱。密

縣民婦生旱魃。澆之乃雨。八月。襄城縣莎雞數萬

自西北來。莎雞固沙漠產。今飛入塞內。古者以爲兵

兆。十一月初八日甲辰。洮州衛地震。二十四日壬

明季北畧

卷之九

九

子定遠堡龍洞內銅鼓有聲。甲寅又有聲。先年奢寅
敗聲聞三日。崇禎二年有聲。東兵犯永。是歲陝西
山西大饑。

六月二十四日大風。下午益烈。雨五六寸。水頓長三
四尺。墻壁多倒。有壓死者。風聲如雷。大楊盡拔。門首
橋板重三四百觔。飛起落河中。凡異風猛雨一晝夜。
次日黎明始息。天色陰慘。子過橋南。見鵲多死。田陸
下江湖河海間人死無筭。靖江夜半江水泛溢入城。
陷半壁。廿五辰時方退。城外人多死。通州瓜州等

明季北畧卷之九

十

皆淹。自南都下至杭州。雖或無雨之處。而風俱甚大。
六合縣無雨。而水亦長五六尺。松栢多拔。時子年十
二。從家孟伯雄讀書廳左。聞風聲刮烈。頗怛。先君子
歎曰。歲其歉乎。

昔康節先生于河南府天棧橋聞杜鵑聲。卽知南
人作相。禽鳥固得氣之先者。今襄城爲開封屬邑。
而莎雞飛入地氣自東而南矣。殆大清得中國
之徵乎。當不止兵焉已也。

明季北畧卷之十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崇禎七年甲戌

袁繼咸論謫言官

正月謫給事中李世祺于外。以劾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也。山左提學袁繼咸上言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箝其舌。擊而繼其羽。朝廷之於言官。何以異此。使言官括囊無咎。而大臣無一人議其後。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憂。臣所爲太息也。且皇上樂聽讜言。而天下誤以攻彈大臣爲天子所厭聞。其勢將披靡不止也。上以越職言事切責之。

明季北畧卷之十

袁繼咸論非內官

總理太監張夔憲請入覲官投册以隆體統。許之時二月也。袁繼咸上言曰。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今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拜內臣之座。士大夫尙得有廉恥乎。逆璫方張。時義子乾兒。昏夜拜伏。猶以爲羞。今日白晝公庭。恬不知怪。所爲太息也。上以越職言事責之。張夔憲奏辯覲官參謁。乃

尊朝廷。繼咸復上言。尊朝廷莫大于典例。知府見藩臬行屬禮典例也。見內臣行屬禮亦典例乎。諸司至京投冊吏部各官典例也。先謁內臣亦典例乎。事本典例。雖坐受猶以爲安。事創變憲。卽長揖。祇增其辱。高皇帝立法。內臣不得于外事。若必以內臣繩外臣。會典所不載。士仍切責之。

信州內臣

二月監視登島。太監魏相以給事中莊鰲獻上太平十二策。內請徹監視。因求罷上不允。因貶鰲獻于外。

明季北畧

卷之十

二

五月陝西按察副使賀自鏡奏監紀太監孫茂霖玩寇。宣府太監王坤奏監軍紀功罪耳。追逐有將吏在果。如自鏡言。則地方官罪不在茂霖下矣。土不問。六月敘禁旅功。隆太監曹化淳。世襲錦衣衛千戶。袁禮揚朝進。盧志德各百戶。以擊盜屢捷也。

論罷監視太監

六月罷各道監視太監。諭曰。朕御極之初。徹還內鎮。舉天下悉以委之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罔恤民艱。廉謹者又迂踈無通論。己巳之冬。京都被兵。宗社震

恐此主大夫負國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監理之例，分遣各鎮，覽視添設兩部總理。雖一時權宜，亦欲諸臣自知引罪，今經制粗立，兵餉稍清。諸臣亦應知者，其將總理監視等官，盡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惟關甯密邇外境，高起潛兼兩鎮，暨內臣提督如故。

倪元璐請徹監軍

十一月侍讀倪元璐上言：邊臣之情歸命監軍，無事稟成爲恭，寇至推委自出，陽以號于人曰：吾不自由也。陛下何不信賞必罰，以待其後，而必使近習之人，明季北畧

卷之十

三

陳子壯與溫體仁有隙

禮部右侍郎陳子壯嘗謁大學士溫體仁，體仁盛稱主上聖神，臣下不宜異同。子壯曰：世宗皇帝最英明，然祔廟之議，勳戚之獄，當日臣工猶執持不已。皇上威嚴有類世宗，而公之恩遇孰與張桂，但以將順而廢，臣救恐非善，則歸君之意也。體仁意沮，遂成嫌隙。

陳奇瑜總督五省

二月進延。敕巡撫陳奇瑜兵部右侍郎總督陳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賊所向。隨方勦撫。先是。賊既蔓延。秦晉楚豫之郊。流突無定。廷議以爲各鎮之事權不一。互相觀望。宜以重臣開督府。統攝諸道兵。討賊上允之。僉議洪承疇。因陝西三邊所恃。未可輕易。故有奇瑜之命。

李自成降叛不常

洪承疇精韜鈴。率曹文詔曹變蛟賀人龍等。凡破賊于甯塞。於西安。於延北。於西濠。於莊浪。斬賊渠神一。明季北畧。卷之十。四。魁等招降中斗星等。先後勦獲甚眾。山是張獻忠與延安賊李自成奔盩郾間。

六月。陳奇瑜圍自成于漢中車廂峽。會連雨四十日。弓矢俱脫。賊馬乏芻。死者過半。自成窘。乃自縛乞降。奇瑜許之。各給免死牌籍。七月七日辛卯。賊至鳳翔。藉口奉督撫檄。安插城內。守臣知其詐。給以門不。敢啓。須繩城上。先登三十六人。盡殺之。奇瑜因借爲辭。劾地方官紳。撓債撫局。命緹騎逮寶雞知縣李嘉。彥鳳翔鄉紳孫鵬等五十餘人下獄。

李自成陷登城圍郃陽門洪承疇兵至解圍去轉冠平涼邠州八月自成陷咸陽殺知縣趙濟昌官兵至賊棄金帛餌官兵竟西遁屯乾州招之不聽復陷隴州賊到處烏合簡精壯爲前驅收婦女老弱急則用之餌官軍故諸臣動稱斬賊報捷賊勢實不減

陳奇瑜報降賊一萬三千有奇先是衆賊爲洪承疇所逐竄漢中二月陷興山壬申入瞿塘陷夔州三月川兵敗賊于巴州據巴西諸險賊不能度且飢無所得食故乞降于奇瑜奇瑜降檄諸部按甲無動遣官

明季北畧

卷之十

五

監護降者且檄所過郡邑爲具糗糧傳送之諸賊舉無降意又未大創徒以飢疲困于地險不得逞既度棧道已出險漸不受繩束仍事殺掠所至罷市賊遂盡殺監視官五十員攻陷麟遊永壽勢不可遏矣此八月事

閏八月陳奇瑜至鳳縣時賊益熾北接慶陽西至鞏昌西北至邠州長安西南至盩厔寶雞衆殆二十萬奇瑜始悔其見愚急分兵出禦而兵已寡矣九月賊陷靈臺崇信白水涇州復陷扶風

洪承疇遣總兵左光先等援隴州賀人龍圍始解十月左光先擊自成于高陵富平間斬首四百餘級自成佯求撫真甯知縣王家永遠信之出城招諭失其甲寅陝西巡按傅永淳上言漢南降賊陷城破邑所在騷然皆由奇瑜端主招降謂盜心已革不許道途訊詰故郡邑不敢問開門揖盜勦撫兩妨皆奇瑜之流毒也山西巡撫吳甞亦言招安流盜最宜慎重彼狼子野心勢難馴伏况邊地窮荒蕪居無食僅曰免死遂甘心易慮乎哉上以秦盜猖獗遣巡撫練國

明季北畧

卷之十

六

事命李喬巡撫陝西十一月削總督陳奇瑜職聽勘十二月進洪承疇兵部尙書總督河南山西陝西湖廣保定真定等處軍務其總督三邊如故自縛乞降賊窘甚矣雖不卽殺亦宜分遣乃給牌以遺後患豈計之善者宜物議之沸騰也

高傑降賀人龍

八月二十四日賊先鋒高傑降于賀人龍初傑與李自成同夥有驍勇名稱翻山鷄自成掠得邢氏以貌美嬖之將出掠留輜重家口于老營令劉良佐守外

營傑護內營有急互相救應留重兵守之自成既出邢氏便婢遺傑嘉旨及白綾袍遂與之通傑懼事泄挈邢氏及家丁五十人降于賀人龍人龍率以襲賊卻之良佐聞因有歸朝意

龐瑜死節

附王瑞冕

龐瑜字堅白湖廣公安人貢生選京山教習甲戌陞陝西平涼州崇信知縣縣故無城垣壘皆土兵士遺黎僅百餘口瑜知賊必至流涕大言誓以死報國未幾賊薄城瑜解綬命僕走報土臺尋城陷瑜端坐公

明季北畧

卷之十

七

堂不動賊猝之下命晚瑜揮拳罵曰吾待死久矣若今速殺我何敢辱天下士也賊怒以刃脅瑜瑜益罵賊掠城中無所得執瑜至野殺之到心裂屍而去邑某官朱洪道亦死瑜善易精爻象未之官日筮得姤之革驚曰吾其歿於西乎事聞詔贈固原知州命有司立祠致祭同邑又有王端冕由孝廉知趙州會大兵攻城端冕治火藥飭睥睨率吏民死守城土已而城陷被執不屈遂縛諸櫺射死

戴君恩誘斬王剛等

正月初五壬辰降賊王剛王之臣通天柱等至太原挾賞。巡撫戴君恩設宴誘剛等斬之。共斬四百二十九人。會大旱饑民從賊者逾眾。

賊陷陳州等處

七月總兵尤世威兵潰于維南。都賊越盧氏。韓永甯先是守隘。諸兵露宿。凡三月。皆致疫痢。不在戰。左良玉自南鄉赴援盧氏。十月初十日癸巳賊陷陳州。靈寶二十八日辛亥陷盧氏。

盧象昇勦楚賊

明季北畧

卷之十

八

正月河南賊自鄖陽渡江。薄穀城。掠光化。新野。襄陽。賊六路俱集。郡兵不能支。又賊眾入郢界。圍均州。往荆門。西北夷陵。四月楚賊在房縣。婦倍于男。總兵張全昌擊敗之。川賊分三道。趨掠郡縣。張應昌兵敗于均州。六月總督陳奇瑜。鄖撫盧象昇。剿竹山。竹溪。各山賊。斬獲甚眾。塗死墮崖死無算。

均州穀城光化二縣俱屬襄陽府。荆門州屬承天府。夷陵屬荊州府。房縣與竹山竹溪二縣俱屬鄖陽。

劉楚垣守荆門

劉楚垣字師仲湖廣荆門州人。家世務農。性孝友。母病衣不解帶二百日。母死爲孺子泣。三年未嘗見齒。撫幼弟。悉以先世產讓之。天啓丁卯舉鄉試。甲戌流寇薄城。人心惶惶。楚垣率士民登陣捍禦。間出奇兵破賊。賊解去。城獲全。未幾病卒。卒時正襟危坐。手執一卷以逝。

曹文衡守唐縣

曹文衡號薇垣。河南南陽府唐縣人。萬歷丙辰進士。明季北畧

卷之十

歷官至薊遼總督。會監視太監鄧希韶墮其執法。不郊迎。不會飲。惶欵許奏。被譴歸里。時流寇屢圍唐縣。文衡與縣令紹興王之良登城固守。以砲聲識賊信。緩急若賊。賊臨境則發砲一距城十里。則發砲二。圍城則發砲三。久之賊去。唐縣距南陽府八十里。縣雖倖全。而郡邑之各鄉鎮被禍最慘。凡數十百里內婦女盡爲之掠。男子頭面耳目口鼻以及手足無一人完全者。此皆吾邑人所目擊而述也。

龔元祥霍山罵賊

龔元祥字子禎。南直長洲人。崇禎辛未。以孝廉謁選。得霍山教諭。與訓導姚允恭善。甲戌。賊寇江北。正月十一日。長駟至城下。焚掠矣。邑令解綬竄去。元祥率士民固守。或勸之微服避。元祥毅然曰。食祿而違其難。不忠。臨危而棄其城。不義。吾平日所講說者何事。今若此耶。設有不測。唯有一死。以報皇上耳。亡何城陷。元祥整衣冠危坐。賊至。署元祥諭以大義。賊不顧。逼令屈節。元祥罵曰。死即死。賊狗何敢辱我。賊大怒。即執之去。索金帛。元祥罵不絕口。死之。子炳衡同婢

明季北畧

卷之十

十

文各遇害。元祥死。越五日。頭血成碧。鬚眉間猶怒色未解。以右手食指拍心。臂入寸許。姚允恭泣歿。隨與俱殉。適邑令某過。解免。踰日。賊復至。允恭亦死之。元祥嘗語門人曰。職無大小。皆可效忠。人亦同所以報國家。利生民耳。又嘗語季子曰。人生當為忠臣義士。形軀有盡。性靈不朽。蓋其忠孝性生。激昂自許如此。

熊文燦戴罪

十二月。總督兩廣熊文燦戴罪自效。先是文燦令守道洪雲蒸巡道康承祖。參將夏之木。張一傑。往謝道。

山招降海寇劉香老。既而被執。文燦奏道將信賊自陷。上曰。賊渠受撫。自當聽其輸誠。豈有登舟往撫之理。弛備長寇。尙稱未知。督臣節制。何事故令戴罪。

童謠

初崇禎三年。溫體仁相京師。童謠云。崇皇帝。溫閣老。七年為首相。京師又有謠云。崇禎皇帝遭溫了。皆取溫瘟同音之義。俱不吉兆。由是用人不當。流寇猖獗。

誌異

二月海豐雨血。三月山陝大饑。民相食。山西自去

明季北畧

卷之十

秋八月至。是不雨。大饑。民相食。四月山西永甯川

民蘇倚哥殺父母。災而食之。樺川地震如雷。鳳

陽總督楊一鵬奏言。去冬十一月有異鳥。聚集淮泗

之間。雀喙鷹翅。兔足鼠爪。來自西北。千萬為群。未嘗

棲樹。集于田食。二麥亦異災也。五月飛蝗蔽天。

六月江西饑。七月十一日乙未。敘州定遠堡母渚

龍洞。聞銅鼓聲。一日夜。八月有大星。從天墮。大同

兵警。九月初四日。已。應天地震。河南大旱。

古今逆子有矣。未聞兼殺父母者也。至于災而食。

明季北畧卷之十一

錫山計六奇用竇編輯

崇禎八年乙亥

劾溫體仁

正月兵部職方主事賀王聖劾溫體仁庸奸誤國請外御史吳履中劾溫體仁王應熊并及監視內臣上切責之

罷文震孟

文震孟字湛持號文起蘇之吳縣人天啓二年壬戌

明季北畧

卷十一

一

狀元授修撰上國步綦艱聖衷宜啓䟽其畧云蹙地喪師無歲不有敗軍殺將所在相聞將使祖宗金甌無缺之宇宙日消月削勢將瓦解東支西潰又同河決此皆諸臣悞國以至于此明知火之將爰而處堂自若但俟火來而燕飛亦料水之必沸而游釜無愁猶冀水沸而魚躍此又諸臣之愚而自悞也云云䟽奏上怒致仕崇禎戊辰起侍讀陞左中允以逆璫爲忤復致仕璫誅復起八年七月講春秋稱旨待簡入閣辦事十一月與大學士何吾騶並罷初吾騶震孟

欲以工科給事許譽卿補南京太常卿。溫體仁與吏部尙書謝陞難之。陞遂疏糾譽卿。震孟止欲奪譽卿。俸體仁不肯。震孟作色擲筆曰。卽削籍無害。體仁夕榻上而吾騶震孟朝罷矣。

凡劾體仁者無不見責。爲體仁劾者無不立罷。除佞如拔石去賢若轉丸。可爲三歎。

宗秩改授

正月上以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授以職。遷除如常例。侍明季北畧卷十一

郎陳子壯上言。宗秩改授。適開僥倖之門。曠濬規濶銓政。上以其沮詔。間親下于理。明年四月始得釋。已而宗秩濫官多不法。公私苦之。

各舉所知

八月上諭。致治安民。全在守令。命兩京文職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各舉知府一人。無論科第貢監。在內翰林科道在外。撫按司道。各舉州縣官一人。無論貢監。更上過期不舉。議處失舉。連坐。

鄒維璉號匪石新昌人萬歷丁未進士爲吏部主事有刑部主事譚謙益疏薦異才宋明時維璉上言自古及今未有使鬼役神能破敵成功者楊漣擊魏忠賢不勝維璉疏曰若王甫李輔國程元振仇士良我朝曹吉祥劉瑾無一不誅且人主卽不肯割棄天下必有代爲割棄者漢之張讓趙忠靈帝至以父母稱之唐之田令孜僖宗以阿父呼之我朝王振英廟亦嘗寵之群臣之上然而讓忠孜振何有一人老死牖下以富貴終䟽入忠賢怒矯旨削籍遣戍夜郎崇禎

明季北畧

卷十一

三

初起巡撫福建銅鼓嶂石屈塞等之役血戰入晝夜俘斬數千級當國者忌其才逐之乙亥再起兵部侍郎隨子告歸尋卒于家

董其昌致仕

董其昌字元宰號思白華亭人髫年賦詩語必驚人又從莫中江遊得荆川舉業正派中萬歷己丑進士官庶吉士授編修訓後學有蓓蕾數則及十字訣義望重一時忤時相出督學湖廣陞福建參議廷臣交章薦召爲經筵日講天啓初擢太僕寺卿旣而讀曹

洞語錄。有省。崇禎乙亥。以禮部尙書兼太子太保致仕。又二年卒。年八十有二。書畫妙天下。家多姬侍。各具絹素。索畫。購其真跡者。得之闈房者。爲多。南都子諡文敏。

予先伯昔遊楚。適公督學生童同試。平且悉坐號。房公起步出封門。衆皆立。公諭曰。童生坐。生員皆坐。公還位久之。生童請題。公曰。題出久矣。衆始悟。又試一邑。前夕殊書粘署前云。明日不考文。次日諸生俟久。題竟寂然。詩之。公曰。本道昨日已出題。

明季北畧

卷十一

四

于外矣。衆始爽然而退。

曹文詔自刎

時賊大夥在秦。勦撫未定。諸督撫前後數十輩。或被譴去。或逮繫去。或死。或戰死。逃死。不可勝計。惟秦督洪承疇。勦禦有方。遂自秦撫進。五省都督。每逐賊。盡馳往。還數千里。每在官舍。過門不入。士卒感其義。爭爲效死。楊嗣昌在樞部。忌其才績。意弗善也。正月賊陷靈臺。二月十二日。壬戌。漢中賊陷甯羗。六月初七日。己酉。陷西和。十九日。丁酉。免陝西巡撫李喬。

官以庸懦充寇也。以甘寧關代撫陝西。二十一日丙午曹文詔力竭自刎。文詔敢關。前後殺賊萬計。官軍聞之。奪氣。七月十五日癸亥賊攻陷澄城。八月初五壬午陷咸陽。

河南流寇充斥

正月初六日丁巳賊陷滎陽屠汜水。又陷固始。時秦賊數千萬出關分三十六道掠郡邑。給事中常白裕上言中原天下安危所係。今羣盜充斥。乃僅以左良玉一旅塞新澗。陳邦治等數營扼汝州。陳永福孤軍

明季北畧

卷十一

五

堵南陽。賊營蠡屯以數千。官軍東西堵。拒賊何畏而不長驅哉。乞更選邊兵。統以廉勇之將。特選重臣。視師。庶腹心不致決裂也。河南賊復入漢中。陷甯遠。

兵部議調西北邊兵。及南兵發內帑銀二十萬。口餉九十餘萬。命洪承疇統率出關。節制諸路。撫鎮合。力勦賊。期以六月承疇率軍赴河南。時賊往來不定。豫中尤稱要衝。關陝以東。黃河以南。襄陽以北。延袤數千里。所在馳突。六月下河南。巡撫元璣于獄。謂其。蕙弱也。而代之者陳必謙。必謙常熟人。萬曆四十二

年癸丑進士。與盧象昇協力勦賊。部鎮諸將左良玉、陳永福、趙國柱等，斬與世王子邲。縣闖世王子白沙、整齊王于宜陽，掃地。王子邲、豫患少息已，而赦詔到。豫必謙知其詐，欲令面縛詣軍門。副將王進忠勸賊無功，思以款自効。單騎入賊營，爲賊所殺。必謙竟以此罷。賊又破盧氏。十月十五日，壬辰，襲陷陝州，攻圍永甯。破冀庄、馮庄等寨，及峒峪等十三村。十一月，總兵祖寬破賊于九嵩，賊潰爲二。東走偃葦，南走汝州。寬分兵襲擊之，斬首千級。十二月初十日，乙酉，賊闖王

明季北畧

卷十一

六

曹操數十萬圍光州，昇大砲二十座攻城，燃二礮城崩，城中頃刻火作，城乘而入。官吏士民屠戮無遺。

盧象昇戰功

盧象昇字建斗，號九合，宜興人。少讀史，至睢陽武穆，輒歎曰：「吾得爲斯人足矣。」登天啓壬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差清源，舉卓異。陞大名知府，遷山東副使。崇禎己巳，募兵勤王。兵退，上天雄兵備，寇興，馳行郡內。以檄州縣繕城治具，率衆往遇賊數萬。象昇弗卻，中一矢，須傷。又一矢，候天斃。馬下象昇且戰且走，會後兵。

至乃免賊衆趨府城而潛分兵攻滑象昇偵知之戒
守城士勿動選精騎潛出設伏草莽賊至卒發大敗
之斬級數千賊相戒曰此盧閻王遇卽死不可犯象
昇以是有能兵名賊懼南渡河河以南所至殘燹七
年甲戌賊破鄖陽命象昇撫鄖鄖大治八年乙亥命
象昇撫楚賊又懼流河南總兵祖寬于雒陽等處三
戰三捷斬級二千軍聲大振象昇遂晉兵部侍郎總
督直隸河南山東四川等處七省軍務統關遼兵賜
尙方劔便宜行事會乙亥歲抄滁州攻圍甚急知州
明季北畧

卷十一

七

劉大鞏馳檄請救疾赴援與賊戰大敗之象昇會諸
將曰兵貴神速今賊氣已衰失此不擊長患安窮起
兵乘其後賊又大敗遁走承襄象昇率衆追之獨以
數百騎入陣中爲賊圍困二日賊不敢犯象昇與諸
將約曰食盡道窮留此死擊不勝亦死吾當力衝之
乃率騎疾鬪擊殺萬人食斷道越三日賊投戈請降
其及之于滁將盡勦無遺顧以淮督朱大典莫爲堵
截復逸去

二月斬黃大盜爬天王擁眾八百餘人村人擒之身長八尺自言天亡我非我罪也

流賊陷潁川

賊在江北者七年甲戌十一月初十日壬戌陷英山焚霍山二邑屬廬州府英山深窾入百里賊踞爲窟穴時出攻掠八年乙亥正月初九日庚申賊陷霍山十一日壬戌陷潁川知州尹夢鰲通判趙士寬俱闔室死之時有同守縣丞某及訓導倪可大俱死尹夢鰲雲南人舉人官潁川有惠政正月十一流寇攻城

明季北畧

卷十一

八

夢鰲率民兵登城守禦十二日寇搥城腳傾陷數丈百姓見勢不支咸奔避夢鰲長跪求固守百姓不從竟潰散夢鰲獨持大刀當城傾壞處賊緣城而上夢鰲揮刀殺十七人賊大隊畢登夢鰲回顧竟無一人共事者卽段烏龍潭淹死趙士寬字汝良號叢裴山東萊州府掖縣人以官生爲鳳陽通判時適往壽州聞賊犯潁一日夜馳三百里歸潁城守甫入而圍合士寬欲守禦而州之大家先逃城內大頤賊乘以人士寬赴黑龍潭水死妻崔氏與二女同縊州役從死

者十餘人贈光祿寺寺丞張大同字同百號諸君
川入兵部尙書鶴鳴長子也爲太學生能文重聲氣
與海內知名士交流寇破穎用城鶴鳴避匿他所大
同居本宅題其門曰張大相公書房在此賊入擒之
強之跪不屈問其父何在曰要殺便殺吾父不可得
也已而張氏奴導賊于民舍縛鶴鳴歸拷索藏金對
曰無大同爭曰家財悉我所掌與父無涉賊不聽搜
其室見皆古玉及陶器遂劈鶴鳴頂達踵大同奮臂
大罵賊併欲殺之旁賊勸曰旣殺其父姑留其子但
命獻金贖命可也太同曰父死義不獨生罵愈烈賊
光去其鬚旣復斫其半面罵仍不絕聲賊支解之
張鶴鳴立朝願爲東林所不與若大同之慷慨
烈死忠死孝幹蠱多矣

賊陷鳳陽

先是七年正月南京兵部副書呂維祺以城勢狹
奏言南都鳳泗承天陵寢所在乞勅淮撫揚一鵬急
爲預備防賊東犯至是賊自汝甯來密遣壯士三百
人僞爲商賈車役先入鳳陽或鬻錦悅椒棗或爲僧

道乞丐等分投各宿。隨以重兵繼之。時方元夕。士女如雲。笙歌徹耳。忽火光四起。咸呼曰。流賊至矣。百姓狂奔。不啻鷄入釜中。魚遊網內。也是時鳳陽無城可守。雖有總漕楊一鵬。駐扎兵不過二千餘。皆市人不習戰。賊大至。官軍無一人迎敵者。遂潰。賊焚皇陵。燒享殿。燔松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縱高牆。罪宗百餘人。留守朱國巷戰斬賊二十七人。力竭死。賊渠掃地。王太平王入府城。知府顏容暄囚服匿獄中。賊縱囚。獲之。張蓋鼓吹。杖容暄于堂下。死之。殺推

明季北畧

卷十一

十

官萬文英等六人。武官四十一人。士民被殺者數萬。剖孕婦。注嬰兒于梁。焚公私邸舍二萬餘間。光燭百里。賊渠列幟。白標古元真龍皇帝。恣掠三日。太監盧九德。總兵楊御蕃。以川兵三千救鳳陽。南京參將焦某率兵亦至。賊卜于神祠。不利。剽神像而去。拔營南

下趨廬州

萬文英。字仲實。江西南昌人。子萬元亨。字爾嘉。小字芳生。幼穎異。十歲通五經。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從父交英。司理鳳陽。流寇從姑山永城來犯。時文英有父

喪聞訃業辭上官。行有日矣。適因哀毀過甚。臥疾案牘房。忽人馬洶湧。喧聲如沸。文英急問爲誰。左右曰。燈市鬧時。蓋元夕也。俄而賊已入司理署矣。左右曰。賊覘之則流寇也。文英曰。吾必以死殉國。強起披衣。然病甚。輒起。輒仆。于是賊急索理官。安在。元亨泣語父曰。吾不得復事吾父矣。急着青衫出。大呼曰。死賊若索官何爲。吾乃官也。賊遂厲聲脇之。元亨大罵不絕聲。賊首怒甚。命旁賊加刃。所持庖人食刀。刀無鐳。割不能斷。脰至數十割。元亨乃死。死惟呼阿爹阿爹。

明季北畧

卷十一

七

賊不知鄉音爲何卒。以此爲理官也。遂置文英而去。方元亨青衫大呼其師萬思尹出視之。賊併執思尹。將加刃。元亨抗聲曰。若所欲得者官耳。何與渠事。賊亦卒舍思尹。元亨死時年僅十六齡。云總漕中丞以其事聞于朝。已而閱視科臣林淮揚按臣張震敷之。請得旌揚如例。然前載文英被害。而此云置文英而者。或置後而死者歟。

傅烈婦。孝感人。歸戶部主事程良儒翰林侍讀程正揆之母。舒烈婦卽正揆元配也。先是正揆爲侍讀時。

良儒居于鳳陽。傅氏偕舒氏以從。俄傅病。正揆性至孝。連章請假。請致仕。請終養。僉不許。于是徑路陳乞。不待掌院代題。溫體仁謂非例。意弗善。正揆曰。某獨子也。非獨功名雞肋。卽性命亦等鴻毛耳。旋得旨省親。遂于甲戌冬出京。至乙亥正月十日抵鳳陽。僅五日而賊變作。良儒固無守土責。或有勸徙臨淮者。傅氏曰。鳳陽無賊。民心易動。一動則無民。無民則無鳳。無鳳則無陵。我將焉往。顧謂正揆曰。盍去諸。正揆曰。兒爲省父母來。今有變。挈妻子去。非情也。有生。死追。

隨膝下已耳。十五日早。殺聲沸天。正揆銜服。破垣出。匿母妻眷。屬于署之左塘茅屋中。良儒獨死守倉儲。而以勅印付傅氏負之。是夜賊肆焚。屋火焰逼。人正揆失母妻所在。痛哭呼號。獨攜二僕曰。蔣曰。申。出入賊營偵伺消息。凡三晝夜。白刃加頸者數十次。幸免。當被執時。賊魁問陵內多寶乎。正揆曰。太祖登壇後。始巍煥改觀。其初不過尋常墳墓耳。但有官軍環衛。而無珍寶以藏。賊乃已。子大年止十三歲。亦擄去。祖孫父子夫婦兄弟。無得全者。未幾賊去。倉儲無恙。而。

正揆竟得母妻於血肉狼藉中。時傅氏額中一刀。手斷一指。眼受一棍。舒氏面中三刀。身中十二刀。兩手攀截二指。僵臥牆角。聲氣如絲。移就一室。敷以創藥。卒不救。相繼俱卒。明年子大年自鳳翔府乘間逸歸。十五年壬午。具疏請卹。奉旨俱贈恭人。建坊旌表。揆字端伯。二月。巡按鳳陽御史吳振纓疏奏鳳陽之變。是日上當經筵。特傳免素服避殿。親祭告太廟。命百官修省。逮巡撫鳳陽都御史楊一鵬。并吳振纓下獄。一鵬論死。棄西市。振纓遣戍。

明季北畧

卷十一

又十一

十月上下罪已詔曰。朕以涼德。纘承大統。不期倚用匪人。邊乃三入。寇則七年。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而往調未已。閭閻凋敝。而加派難停。中夜思惟。不勝愧憤。今調勅兵留新餉。立護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文十勞苦。飢寒深切。朕念其風食露宿。朕不忍安。深宮念其飲水食麤。朕不忍獨享甘旨。念其披堅冒險。朕不忍獨衣文繡。擇茲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非典禮事。惟以青衣從事。與我行間文武吏士甘苦其之。以寇平之日爲止。文武

官其各省。德澤。廣。用。回。天。心。以。救。民。命。十一月。賊。被。祖。寬。所。敗。進。逼。鳳。陽。朱。大。典。率。兵。馳。壽。州。十二。月。城。鳳。陽。鳳。陽。向。無。城。者。或。恐。王。氣。洩。耳。

方震孺守壽州

方震孺字孩未。桐城人。遷壽州。母孔氏。夢正學先生。來。廬。而。生。萬。曆。癸。丑。進。士。授。福。建。沙。縣。令。擢。湖。廣。道。御。史。臺。廟。初。請。逐。忠。賢。遠。客。氏。忠。賢。志。甚。會。遼。陽。不。守。震。孺。一。日。十。三。疏。籌。畫。痛。哭。又。自。請。犒。師。齎。卹。而。按。遼。之。命。下。矣。此。受。事。疏。言。廣。寧。情。形。戰。不。成。戰。守。

明季七畧

卷十一

三

不成守。經撫心。同手異。疆事。必致大壞。壬戌正月。大兵夜渡。盆河。祖大壽駐覺華島。震孺恐其降敵。遂帥都司張國卿航海往說之。大壽遂攜糧十萬兵數萬西歸。主事吳淳夫徐大化逢璫意。劾其攘差。遂乞歸。乙丑。給事中郭興治復。誣劾之。忠賢矯旨。逮問。坐贓六千四百。日一杖。比復。誣其在獄。與劉鐸詛咒。擬斬。忽傳太子生得免。崇禎初。欲大用。而劉鴻訓柄國。素重賄。震孺不可。自言與楊左入獄時。共十七人。今惟與惠世揚兩人在。白骨再肉。華表重來。若再作宦。

海汨沒之想便是冥頑不靈。男子自是息影世間。日
事禪誦。絕口不談仕進事。癸酉甲戌間。流寇充斥。大
江以北。人無固志。乙亥正月。賴霍告陷。賊至壽州。時
壽守土無一官。父老子弟請震孺爲城守。計震孺破
家給士。乘城拒守。捍禦諸具。一夕皆備。未幾萬衆肉
薄。環攻震孺。親冒矢石。用砲截厥梁。壯又總城出死
士。刳其營。斬獲無算。賊乃駭遁。及丙子冬。再犯和舍。
道經壽界。去城不三里。而卒不敢正視也。撫軍史可
法上其功。當擢用。因家宰有小嫌。僅補嶺西叅議。未

明季北畧

卷十一

又三

幾有湯楊二將。踞廉州以叛。總制沈猶龍委南韶道
王孫蘭往禦。孫蘭縊死。震孺單騎直入其營。諭以禍
福。卒皆降。全廣得安。不半載擢爲廣西巡撫。蓋出
干上意也。宏光立震孺拜疏。願親提兵過河與賊一
哭。馬士英阮大鍼見之曰。彼來吾輩無幸矣。遂矯旨
語云。撫臣勤王。不得自行。震孺鬱鬱矢志。每自言曰。
兩都諸臣。忍忘先帝。伏乎吾當爲先帝駢雙鬢。耳病
遽不起。索筆題詩。有一痛橋山。幸回首。麻衣如雪見
先皇之句。仲子惟馨仕閩。兵部司務署篆。其上

討事有曰蕭王爲將而不爲天子。此光武所以覆舊物也。宋高爲天子而不爲將。此紹興所以終南渡也。時謂名言。大清兵南下。痛哭疾走。南雄委頓。逆旅嘔血而卒。子居易髮覆額。亦不願回里。隨死之。

乙未亳州知州何燮被執不屈爲賊寸磔

吳大朴守廬州

附野編

正月張獻忠自鳳陽趨廬州圍之。知府吳大朴民同守晝夜拒戰。城內行市悉用磚石。包箠壞砌。濺如衞然。壁間多作隙。使強壯內伏。擧戈傾何。凡灰

明季北畧

卷十一

函

瓶火砲藥鎗礮鎗以及滾木等無不悉備。賊薄城。城上發百子炮。擊殺千百人。而攻圍益急。大朴登城。周望四面。胥賊其勢甚銳。急發火砲。及滾木。復擊死無算。聞有勇壯洞城入者。四圍皆壁。馬不得旋。屋內伏兵對刺之。賊欲返刺。輒以壁蔽。不得施其技。無不立斃。賊衆始懼。攻擊七晝夜。城中隨機應之。賊無如之何。乃退。然大朴以戰守勞苦。自幾喪。明長子多材畧分任軍旅事。大朴卽昔年全吾錫者。康熙初存首廬州圍城中來者。語子云。崇禎八年正月十四日。賊

首混天王等圍廬數日。城中有許宦妾邊崖也善騎射。賊攻城急。妾馳城上。窺救。時賊將二大王已登月城。守者發砲。寂然無聲。衆大懼。許妾曰。未祭砲耳。卽嚙指出血。旋灑炮上。以祭之。躬自焚火。砲應時而震。擊毀城樓半截。二大王立斃。賊遂遁走。至今廬州民間。有一砲打死二大王之謠。是歲十二月十七日。李自成復攻廬州。凡六日。不破。解圍去。及十四年辛巳。復攻。迨十五年五月始破。

初令無錫

大朴號澹元。河南充固始人。天啟壬戌進士。

明正北畧 卷十一

五

昔武宗時。劉趙倡亂。許達守山東濟南府。賊將曾以包砌屋壁却賊。大朴殆得其遺。至許安。噓指一事。卽南入男兒之烈。何以加茲。

賊陷巢縣 親見者述

賊旣去。廬州正月二十一日。至柘臬劫掠。柘臬巢地也。距縣六十里。難民奔告邑。令嚴某。浙之幾林人。素酷。得報猶不信。乃曰。此响馬盜耳。何流賊之有。反管之已。而遣二人偵視。二十二日甲戌卯侯。嚴令肩輿出。將閉城。經養濟院。猝遇兩騎。手執紅旗。自北門馳。

八級役見之驚走。嚴令趨匿院內。街衢寂無一人。二騎馳至南門。俄返。卽有五騎從行。頃之復有五騎。一隊絡繹擁附者甚衆。賊登城執旗四拂。巷肆中爭出。應之皆賊。潛伏城內者。比平日鬻帽質布。星相卜醫之屬。無不皆是。須臾二百餘人。已而後隊大至。約三千人。初執旗二人自南門返。見院前遺橋。詰令所在。衆出之。賊掖至縣。嚴令罵曰。死因汝。今殺我。後必有人斬汝。賊怒殺之。年甫四十耳。妻某氏。長子年二十。俱被害。次子年十二。幼子九歲。侯負之越垣而逸。長

明季北畧

卷十一

六

女年十八。次女十六。有殊色。賊携懷中使捧觴。女舉盃擊賊面。且詈曰。死賊汝惡貫滿盈。天子將發兵勦汝。任汝殺我。吾何懼哉。賊大怒。舉刀殺之一。云携去陸孝廉趙主事。俱被殺。凡殺百姓千餘人。賊初至卽舉火。先索騾馬。次索金銀子女。婦人悉賈以索閉于縣內。大肆淫穢。釋囚數百。願從之去者。卽與衣鎗。二十三日。一將往舒城。四門舉火。三砲拔營而去。至十二月二十四日。庚子賊自廬復至。巢知縣王明德江右人。鑒于嚴令豫備。小舟南爲聞賊至卽

登舟走百姓奔竄歸入城無所得焚舍數處而去後
庚辰辛巳兩年賊復至巢則巢邑之被難凡四矣

章可試守舒城

三月二十四日乙亥賊攻舒城知縣章可試塞三門
開西門誘賊入陷于坑奔潰死千人因掠霍山合肥
縣裸婦人數于置于城下少媿沮卽磔之攻三日而
去嗟嗟婦人何罪裸之磔之賊至凶惡一至于此

賊襲廬江

正月二十七日戊寅賊自舒城抵廬江邑人具幣求

明季北畧

卷十一

七

免僞許之夜襲城城陷

賊陷無爲州

此兼野史

正月二十八日己卯賊至無爲州使偏裨野掠與鄉
兵戰敗乃駐營池河張守備率兵出禦以衆寡不敵
而敗被殺兵盡殲焉池河千戶某亦破于陣州遂陷

包文達宿松死節

包文達字行甫其先江夏人以開國靖難北征功世
襲蘇州衛指揮同知父世爵有方畧官未幾歿漕事
文達厲志好學年二十襲職在官凡十五年乙亥正

月流寇犯安慶。巡撫張國維命從征。文達治酒延親知語曰。受國恩三百年。此身亦欲用之。入內別母再拜而出。登舟見朽甲鈍戈。歎息者再。既渡江。二月二日。癸未。賊陷潛山。警益急。國維命文達疾驅至皖。時統兵官凡四人。有忌文達者。獨令居後。資糈缺絕。未幾。督進者羽若星。下既抵賊所。人馬飢疲。凝鬯而前。謀人人殊。偶得賊哨一騎。傾其橐。出白金若干。爭析者。乃雜然聚譁。尋報賊零散。易襲。馳馬爭出。文達諫不聽。從之行。諸軍素苦。諸弁腴削。人有離心。賊伏四

明季北畧

卷十一

五

起。遂鳥獸竄。火器被雨。亦不效。從者引文達退。文達不可。策馬奮進。故善射。亟發矢。矢盡。脇中流矢。墮馬。強起。拔矢揮刀。再戰。援絕。力竭。賊迫。令卸甲。降。文達腹自擊。罵賊。砍其左臂。斷首而去。笑且罵曰。吾所至風塵。吳兒何能爲。乃奮螳臂當我。獨如包某。猶不失爲一將耳。生大悲其死。廟祭其地。鄉賢士大夫。吳默張世偉輩。咸爲文哭之。而諸生金俊明紀其事。

石電戰死

石電。常熟人。世爲丐。僑居長洲之彩雲里。崇禎八年。

流寇竄中都圍桐城。江南震動。電所與游同志陳英
從指揮包文達往援。要電與俱。電曰：吾老矣，不食軍
門升斗粟矣。而往。英曰：我輩平居以汝爲眉目，汝不
往，是無崇帥也。幸強爲一行。電曰：諾。襖被而出。終不
反顧。二月十二日，追賊于宿松。我師恃勇輕進，陷賊
伏。中文遠死之。電與英分左右翼，搏賊。自辰至晡，殺
賊無算。英躡被擒，電大呼往救，被圍之數重。電力盡，
舍鎗手，乃射殺數人。賊群斫之，頭旣斷，猶僵立。爲擊
刺狀良久，乃仆。皖人招其魂，祀之余忠宣廟下。電身

明季北畧

卷十一

九

長髻赤，能挽強超距，尤精于鎗法。有善鎗者，典衣裹
糧，不遠數百里，盡其技而後已。遂以鎗名。江南虞山
錢謙益紀其事。

二月初四己酉賊陷羅田。

黎宏業和州自縊

十二月二十四日庚子賊犯含山。含山縣屬和州。民
聞賊至，遁走城遂空。賊知士民犇匿，和州卽率衆往。
二十六日至和。知州黎宏業廣州順德人，率軍民固
守。凡含山百姓入城者，俱不容出。約邑紳馬如蛟等

出金犒土。賊攻城發砲擊之。傷賊頗衆。賊遂移營十里。三日不攻。初賊未至時。闔城久不寢。至是復晝夜拒戰。疲甚。見賊營稍遠。咸有懈心。晝雖守堞。晚卽各歸。二十八日賊率精銳用梯攻城。城上發砲擊殺百餘人。賊復頂方桌掘城。城上擲薪焚燬。是夕三鼓風雷漸急。賊用大砲擊西門。守者不能支。多潰走。賊蟻附而登。宏業回署縊書壁云。爲官不負民。爲臣不負君。惠孝誠已盡。死生安足論。學正康正諫總管周廷儒訓導趙世選俱死之。正諫嶽州邠門人。

明季北畧

卷十一

三

馬如蛟字騰仲。號訥齋。和州人。天啟壬戌進士。與倪元璐黃道周同出韓太史目。纘門授由陰令。所食米悉巨和。輦致。戊辰擢入爲侍御史。己巳巡按四川。辛未巡漕。以武闈貽累。落職歸。佐父歲施糧數百。前後焚券甚衆。又族人耕者。于田。讀者于塾。生者于聚。死者于藏。和人以爲范文正。再見云。甲戌丁艱。乙亥十月二十六日賊寇和州。如蛟涕泣誓衆散家貲。練鄉勇。佐黎弘業。嬰城固守。二十七日賊騎遶圍三匝。頂門搭梯。晝夜環攻。如蛟用砲擊死數百人。賊計窮。

將引去忽颺風大作燈火風沙掩面不見守者
城遂陷如皎曰事迫矣坐以待斃何益乎急下令相
從擊賊者予百金湏臾得此士百人鼓勇巷戰良久
力屈奔水次當可渡渡且生矣如皎曰清流湯湯不
照偷生顏面卒力戰死之兄運尹如虬諸生如虹及
男婦死者十有四人事聞詔贈太僕寺卿蔭一子爲
國子生魯可濬和州人其言夫城本末曰人心未
收關隘未守奸細未誅亂民未靖云云

賊駐和州四日至九年正月初四乃去屠戮甚衆民

明季北畧

卷十一

三

其走南京守臣恐賊混人不許過江誠厄運也李振
江遣兵守江令王守備詣和州偵賊于江濱見一乞
兒貌甚修偉兩童子隨行年可十二三擒之索其體
肱內刺賊號太河第八攢天龍乃入金陵爲間者兩
童子亦善騎射皆猾賊也解至南京誅之賊是春寇
金椒陳家市及破和以後復掠烏江百姓竄前阻
大江後有追賊多躍入江中死康熙三年閏七月二
十一日和州庠友雍爾玉語子曰徽州遇流寇之難
殺人十之九閭閻凋蕪有不忍言者

賊破和州。其魁混天王與徒黨酣飲。使美人侑觴。既醉。偕寢。及覺。呼之不得。令左右秉燭四覓。已縊矣。賊嗟嘆良久。已而褫其衣。投之抗內。又有甘氏。智婦人也。年少而美。以家富不能速遷。賊信急。豫取巴豆藏之。已而被涼。賊將欲汗之。甘氏辭曰。今佳麗甚多。先與爲歡。遲我三日。永侍箕箒。何必速耶。賊訊之。甘氏曰。身不潔耳。乃已。又數日。復求合。更以陰氈給之。又止。賊以甘美。艷慮爲二王得其氏。曰。君勿憂。吾有計在。乃以鱸血及膏藥等傅。而果免。又誘賊將曰。吾

明季北畧

卷十一

五

與汝義爲夫婦。此非容身地。宜他適。乃可。賊將從之。遂攜輕寶潛遁。一日。密以巴豆進賊。賊暴死。甘將寶昇歸。與夫復合。爲鉅富云。此出野史。

李穰樾守江浦

江浦縣志云。李穰樾守江浦。乙亥十二月三十

日。浦孫屬應天府。距和州六十里。乙亥十二月三十

日。城渠八大王。自和趨至圍西門。又圍南北兩門。惟

大東小東二門不圍。知縣李繼樾登陣防禦。南京遣

游擊江迎吉以下人駐浦口。又游擊蔣都蘇人也。以

五百人踞城中。合鄉兵固守。分詰奸細。如謀人入偽

稱江北人。則令江軍解北語者。詰之。僞稱江南人。則令將軍習南音者。詰之一。日城中獲諜僞。稱南人使。蔣軍訊問。不能出一言。立梟示城內。賊悉擒。斬訖。諜遂絕。外賊猶未知。忽數人登堞。有屠兒誘之。執其手。抽刀斷臂。墮下。賊始知。謀洩。乃退。李繼樾追賊。壓賊奮臂大呼。所向辟易。賊衆宵遁。後繼樾與蔣都等。俱陞賞。有差。宏光朝繼樾陞科道。康熙己酉三月十三日。江浦人劉肇名述。

流寇蹂躪南省。如潁川鳳陽巢縣舒城廬江無爲。

明季北畧

卷十一

三

州和州等處。所至破城屠戮。人民不可勝計。其僅存者。不過壽州與廬州耳。然廬州僧或城堅易守。至于江浦。斗大孤城。靴尖可倒。乃能固守。無虞。抑且追賊。廬戰。李公瞻。智高人一等矣。庚戌六月七日筆。

鄭芝龍擊劉香老

初芝龍爲海盜。天啟七年。犯閩中。銅山中左等處。崇禎元年五月。招之。九月。芝龍降于巡撫熊文燦。授以游擊。五年壬申十一月。劉香老犯福建小埕。芝龍擊。

走之。六年海盜劉香老犯長樂。甲戌四月又寇海豐。乙亥四月芝龍合粵兵擊劉香老于四尾。遠洋香老賜兵備道洪雲蒸出船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死報國。亟擊勿失。遂遇害。香老勢蹙自林溺死。康永祖夏之木張一傑脫歸。十三年八月加芝龍總兵。芝龍既俘劉香。海氛頗息。因以海利交通朝貴。寢以大顯。芝龍泉州人。泉州郡城南三十里安平鎮。芝龍府在焉。芝龍勿習海情。凡海盜皆故盟。或出門下。自就撫後。海船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船例入。

明季北畧

卷十一

十四

三千金。歲八年萬計。芝龍以此富敵國。自築城于安平海稍直通。臥內可泊船。徑達海。其守城兵自給餉。不取于官。旗幟鮮明。戈甲堅利。比賊遁入海者。傲付芝龍。取之如寄。易因以辨師交。厥後其母及大婦。芝木鄭芝龍小傳。十三年八月。芝龍。芝龍號飛黃。福建漳州府漳鎮人。離府六十里。濱于海。父翔宇。祖壽震。世府掾。飛黃行居四。三兄亦府掾。飛黃年十八。早緣掾缺。上役已擇吉有期矣。父多妾。勝。其生第六子之母。與飛黃構別情。一日爲飛黃理。

髮飛黃以手挿入其裙腰。調情意密。父自後走出。飛黃提縮勢急。裙帶爲絕。父目擊。持棍怒逐飛黃。奔一飄洋船。時蓋泊其舍傍也。父怒。方罵。聲言尋山殺之。急切不得歸。洋船又刻時掛帆。飛黃懇巨商帶往日本。飛黃固狡。好色媚愛之者非一商。遂與俱往。至則各商有發貨置貨之煩。飛黃獨無所事。日就島主宴飲歌舞。時島主家有文君悅之。卽國姓鄭成功之母也。贅入爲日本人僭來艘已返。且未歸。生一子國姓也。再一年前艘與客又至。乃隻身附歸。至中途爲海

盜所劫。飛黃亦隨船貨作千金分與主寨之賊。賊壁之。海盜有十寨。寨各有主。停一年。飛黃之主有疾。疾且痼。九主爲之宰牲療祭。飛黃乃泣求其主。明日祭後必會飲。乞衆力爲我放一洋。獲之有無多寡。皆我之命。煩緩頰懇之。主如言。衆各欣然。劫四艘。貨物皆自暹邏來者。每艘約二十餘萬。九主重信義。盡畀飛黃。飛黃之富逾十寨矣。海中以富爲尊。其主亦就阻。飛黃遂爲十主中之一。時則通家耗。釐金還家。置蘇杭綢。軟兩京大內寶玩。興販琉球。朝鮮。真臘。占城。三

佛齊等國兼掠犯東粵潮惠廣肇福游汀閩台紹等處。此天啟初年事也。閩粵兩撫爲勦除策。各遣海道張濟李芳枝二人先駐海濱。揚旗震鼓。以集調王漢等兵。不逾三夕。兩道臣爲飛黃取入海寨。二撫悔恨無策。勦撫並滄。不得不上聞。飛黃亦日醉。二道臣于洪波中。恐之悔之。絕不甚危之。三月餘。主撫之旨下。頌且設漳鎮。參將府之座。以待飛黃。飛黃遂挾二道臣登涯就職矣。兩撫以脫卸爲事。仍叙功加部銜官保不等。飛黃又多所贈。至喜也。其在海九寨爲主者。

明季北畧

卷十一

吳

爲劉香蹈飛黃故轍。爲海邊患。飛黃則盡力窘之。幾窮逼其無挽泊處。香甚恨焉。訪飛黃在漳鎮。盡遣其黨圍其居而擒焉。飛黃見曰。吾爲岸上貪官。污吏所束縛。正欲仍來入夥。問舟泊何處。卽先遣家眷登入。復盡捲家之所有。歸船。飛黃又曰。室中酒肉甚多。何不暢飲而去。乃令治具。取其精腴者。各爲飽。握碗酒。塊肉。數指輪拳。至醉而酌。酌者隨身之力。各倒地。掛壁不顧矣。忽聞鑼响。頭皆落地。飛黃取上家眷什物。解其衣甲。衣我家丁。駕彼之舡。挺立船頭。劉香遙望。

本船衣飾與飛黃大喜而呼曰來矣飛黃亦應曰來矣卽躍上岸乘其不備舉刀便斫劉香旣殺餘皆跪拜投降海上從此太平往來各國皆飛黃旗號滄海大洋如內地矣撫按又爲報功因陞漳潮兩府副總兵後至崇禎末年百計營求欲得福闡全省正總兵齎銀十萬至京師大小司馬手長瞻炫不敢也至十七年三月此銀爲流賊所得至宏光朝馬士英晉之以五等之爵封靖海侯矣至隆武朝疏陳有子在日本隆武召歸竟立爲己子賜國姓矣不久飛黃亦卽

明季北畧

卷十

七

歸

大清

此芝龍族婿翁吉燧所述

遺聞云芝龍有弟芝虎勇冠三軍以征劉香歿于海次鴻遠次芝豹一門聲勢烜赫東南

孝子馮時化

馮時化無錫人讀書遇忠孝事輒欣慕執鞭母病殆恣香祝天剗肉調羹母飲之立瘥時化嘗拾遺金凜護三日伺其人返之隱德至行殆今人而古處者歟

旌貞女鄭氏

按氏鄭惟順女幼字詞臣馬世奇長子瑜聞瑜病歿

驟掣一刀截髮。奪而復掣者三。防之密終不得截。遂以首抵火。夾髮幾盡。且哭且踊。臨告祖母及母求過。夫家執喪。母猶豫。卽擲身墜樓求死。母知志不可奪。聞于夫家。時瑜父世奇。官京師。祖希尹。卽具禮往迎。入門。後縞衣練服。執三年喪。却甘飲蓼。砥志堅苦。瑜塋。憑棺悲慟。道路哀之。順治戊子。學臣蘇銓。跡題建坊旌表。

馬世奇。自京爲文寄哭子曰。吾自聞兒媳矢志。從一。每心幸兒之有婦。而又聞諸愛人以姑息者。恐未必能令兒之終有婦也。而今兒果有婦矣。

明季北畧

卷十一

五

誌異

七月己酉朔。山西汾州府臨縣大雨電三日。積二尺餘。傷秋九月二十五日壬申。癸亥犯太微。

10478

